

■ 新作聚焦 王十月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

何以驱散心灵的恶霾

□ 沈念

《收脚印的人》以一种现代现实主义叙事的手法,铿锵而笃实地书写了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那段隐痛的时光和经验,树起了一面精神之镜。他的思考和陈述直刺那些被我们不敢正视、咫尺天涯的道德问题,喷薄出对人性底层的深切关怀。他“以一部薄薄的小书为自己作祭”,也是用一个作家的勇气为那莽撞的时代作祭。

王十月是从底层脱颖而出的当代优秀作家。他的生活经历注定了他的书写,必是扎根中国这片肥沃的现实土壤之上,必是带着亲身体悟之后的苦痛感。这种苦痛被时光抽丝剥茧般消磨,被庞大的打工人群所默默忍受或主动遗弃,林林总总的际遇,或好或坏,或痛或伤,终是倒映成时代巨轮驶远后遗落的一幕剪影。但也有人会永生铭记,王十月是铭记者之一,他带着省思、自讽、悲伤、忏悔,再度与那些曾被侮辱和损害的人相遇,把经历过的一帧帧光影铭记。

域。我特别明显地感觉到,仿佛王十月就坐在我对面,坐在我看不见的房间的某个角落,神情凝重或低落懊丧地讲述一段真实的社会与个人记忆。这记忆的起点是一个人临死前去“收脚印”,去勘察自己的来路,这虽是个民间说法,但具有了魔幻般的色彩,可以构成极富想象力和冲击力的文学手段,这也是王十月在这个新长篇中所赋予的新鲜血液。 “收脚印”这个充满魔幻色彩的元素,无疑将现实映照得更加惊心动魄。一个人一生要走多远的路,你我无法确知。道路像叶片上的筋脉,分岔、延伸,直至消失。脚印里写满时间,也写满生命中不安的悸动,那些欢悦、悲伤、彷徨、坚定、轻盈、沉重,摇身一变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主人公王十月向那些“脚印”靠近,他小心翼翼地吧“脚印”拾起,放在手心,握紧拳头。他从“脚印”中看到卑微的过往,看到人性中的怯弱、复杂、黑暗、残暴。在王十月收集的错综复杂重重叠叠的“脚印”背后,一个叫“收容遣送”的词浮出来。上世纪90年代心怀美好生活梦想而外出闯荡的人们,谁也不会对它陌生。王十月也是被侮辱过的千万人中的一员,身为作家,他必须为这段历史进行一次书写。于是,我们得以紧随一个亲历者与观察家的腾挪身影,进入他为我们作出筛选的记忆之城,那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过往,令与这一时代有过亲密接触的麻木窥者扪心自问,胆战心惊。 那一角镜头所映射的是南方城市打工者都不愿回望、撕裂破碎的境遇,更是把似曾相识的一切尽收眼底,把人的卑劣之心、生存之艰、角斗之魂利刃刮骨般地剖解。在王十月笔下的人物身上,可以窥探查获“人类的每一个标本”,可以勾连唤醒我们最痛的记忆。痛以类聚,他在长久的思考之后积聚藏于现实的强大力量,勇敢陈列

出被遮蔽的疼痛与尊严,为一代人的苦难史作出血证。 下面我们再来研究这份“证词”。时间是上世纪90年代,地点是南方,东莞的樟木头镇,一个看似虚指的实地。在“证词”中出现的主要人物有作家王端午(知识分子)、区公安局黄德基(官员、权力掌控者)、企业家李中标(财富创造与支配者)、打工仔马有贵(身处底层的可悲者)。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但一段共同的际遇,将他们的生命绞锁在一起。这一际遇的关键点落在与一个叫北川的女孩的短暂相遇,他们犯了罪,他们的过错导致了北川的死亡,虽然他们都侥幸逃脱了。逃脱了的罪如何惩罚?王十月进行了精心而巧妙的设计,作家认识到罪行后开始救赎之举,企业家认罪罪后以慈善之行表达忏悔之心但逃避救赎,官员拒绝并阻止忏悔与救赎,身处底层的打工者浑浑噩噩意识不到罪。这些各异的姿态,使得故事性与可阐释性充分打开。很明晰地就能看到,《收脚印的人》一书主题依旧是多年来横亘在人类面前的永恒考题——罪孽。强者勇敢站出来忏悔与救赎,弱者茫然逃避,狡者欲盖弥彰逃之夭夭。 如果真有上帝,他定是宽恕的,但逃脱者如何面对自己,又如何攒取自省的勇气?尤其是曾在底层苦苦挣扎得以脱身的人们,所需点滴勇气又何其巨大;那些被雾霾之毒从生活的呼吸道奔袭噬咬的人们,何以驱散侵蚀心灵的恶霾。王十月在小说中原文引述了一篇自己写过的随笔:“没有身处底层,如何真切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这种痛后带给人的麻木?有‘层’的存在,就有隔膜存在。每个层与层之间,隔着的就是有一道道的南头关。有形的南头关并不难拆除,然而无形的南头关,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还将横亘在人们的心中。”“南头关”



貌似不复存在,但对人的道德和行为的永恒拷问不会消失,那些蒙昧心灵的恶霾还未散开。四处寻觅,现实的铜墙铁壁阻隔了风的来袭,一人之力虽弱,即使如西西弗斯般受伤,但每个人不能自我毁灭推动的勇气。每一时代都需要有王十月这样的勇敢者,回望与审视,然后站出来真诚袒露,向后者更是向自我,践行一次如王端午般不悔的自我救赎,哪怕现实中会遭遇诸多的挫折、打击和失败。 雾霾终将让位于碧空丽日。王十月和他的《收脚印的人》以一种现代现实主义叙事的手法,铿锵而笃实地书写了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那段隐痛的时光和经验,树起了一面精神之镜。他的思考和陈述直刺那些被我们不敢正视、咫尺天涯的道德问题,喷薄出对人性底层的深切关怀。他“以一部薄薄的小书为自己作祭”,也是用一个作家的勇气为那莽撞的时代作祭。

■ 创作谈

回首向来萧瑟处 王十月

上世纪90年代出门打工的人,大抵都有过被治安盘查住证、殴打、收容、勒索的经历,因此制造了多少悲剧恐怕无法统计。往事已经如烟,当年被收容遣送的打工者,大多未曾意识到被收容遣送有何不妥,认为是自己触犯了法律,该当被收容。我当初的想法只是想写一部书,记录下我的所知存档。 书写得很艰难,前后写了几个版本,人物设定在心里渐渐明晰,我要写一个知识人、一个官员、一个企业家、一个最底层的打工者,写他们的罪与罚。我又继而设定,他们中,知识人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并开始忏悔与救赎;企业家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忏悔但逃避救赎;官员拒绝忏悔与救赎,并以手中的公权力,阻止知识人的忏悔与救赎;而书中的马有贵,这个最底层的打工者是蒙昧的,他意识不到自己的罪,无从谈起忏悔与救赎。一切似乎都想成熟了,但我依然找不到切入点。 许多年前,在深圳的松岗,我和一个叫李中标的打工者,冷漠而无情地拒绝了一位四川打工妹的求助,将她推到了如狼似虎的治安员手中。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南中国的黑夜,当地哭泣着被治安队员抓走时的情形,这件事成了我灵魂的一个巨大黑洞。我所有的写作,都源于那个夜晚。我意识到了我的罪恶。我得写下这些,我有话要说。但如何用20万字的小说把要说的说出来,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角度,直到有一天,我的脑海里响起了“女士们、先生们”这个奇怪的声音,我想我找到了合适的形式。我让主人公滔滔不绝地言说。 在我漫长的打工生涯中,恐惧一直伴随着我,直到2003年。记得我初到武汉打工时,在黄鹤楼下第一次遇到治安队,我被抢走了身上仅有的50元钱。好在好心的旅店老板宽容了我两天,我后来找到了工作。第二次是在工厂里,晚上睡得正香,被治安队来工厂抓人,一帮工人躲在厂里不开门,治安员就用消防斧砸开工厂的铁栅门。第三次是在武汉青年路,我们晚上在加班,治安员冲进厂里,抓走了所有员工,那是我第一次挨打。次年春,我离开武汉,以为到了广东,会多一些安全感,但整个广东的打工经历,就是一部躲避收容的恐惧史。多年后,当我开始写作这部书时,收容造成的恐惧已成历史。但是,当人们在分享一代人付出血泪换来的改革红利时,并未意识到自身背负的罪恶。我们习惯了对社会、对别人的指责,将自己当成受害者,却忘了我们同时也是加害者。这种冷漠、无视、逃避才是更大的恐惧,是存在于当下人心中的恐惧。我要揭示的其实是这种恐惧。 我给小说一个看起来开放式的结尾,其实,答案已隐藏在了小说中。回望这部小书,我在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在这部书里,我说出了全部的真相吗?我回避了什么吗?这样一部书,真的能安妥我的灵魂吗?我能做到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吗?我的答案让我羞愧。我依然是懦弱的。我只能说,我刚刚试着将脚步踏出。在小说中,我写了一个人在死前通过收脚印回到过去,检验自己的来路。有一天我将死去,到那时,如何面对自己这漫长或短暂的一生?回首向来萧瑟处,我们能否问心无愧?我问心有愧,以一部薄薄的小书为自己作祭。

■ 第一感受

抒情中的冷静

——谈谈李清明的散文集《牛铃叮当》 □李望生

记忆是条五彩缤纷的长河。李清明站在河边眺望故乡,他多次跨过这条小河,回到了他的故乡买马村。可他看到的却是残破的家园、被遗忘的传统和礼仪。这些显然都不是李清明想看到的,他在痛心疾首之余,哪里还有抬腿跨过这条河的力气。 李清明不愿把灵魂丢失在外面,他在这浮躁的社会中沉浮,却从没忘记为自己寻找一块安放灵魂的地方,把这块神圣的地方定格在了自己的故乡。李清明的故乡留在了时间里。那一年,他17岁。“十七岁之前,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买马村。”“当时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永远离开水乡,脱离贫穷落后的农村生活……”他做到了,参军让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物质的贫乏把少年推上了追逐物质的名利场,“也因此注定了此生漂泊无依”。李清明要为自己的精神寻找一方净土,来安置他那个仍然“漂泊无依”的灵魂。李清明在寻找,将他寻找的目光从他物质的故土上移开,向着他精神的纵深眺望、眺望…… 他眺望到的精神故乡是个美丽的水乡:“水乡多水牛。”《牛铃叮当》于是展开,我们也就随着他的讲述去探看他的精神故乡,同时探看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李清

明精神故乡中的一切皆可用朴实自然来概括:朴实自然的乡景:“清晨,一轮红日从东边的水面冉冉升起……春汛的鱼儿此时在被水淹没的湖滩上追逐,跳跃;鳊鸟在湖面上戏水,轻游,平静的湖面上荡漾着道道金色涟漪……一艘艘船装载着青绿的湖草,像一座座绿色的山峦在慢慢地移动……傍晚,太阳渐渐沉入西边的湖水之中,天连水,水连天,水天一色,天空霞光万道,湖面波光粼粼……”朴实自然的人物:无论是鬍猪佬朱老大、杀猪佬朱老二、赶脚猪的朱老三,还是与他年龄相仿,辈分却比我高的堂舅,儿时玩伴的姐姐细花,沉默寡言、一生勤俭的外公,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早逝的叔叔、水乡渔村小学校长的儿子等无一不是个性鲜明,自然磊落的人物;朴实自然的村庄:“20世纪60年代以前,买马村全村的布局是一个大大的圆饼形。圆圈是高大而古老的堤坝,圈内是成片的稻田,圈外是长满了芦苇和野生湖藕的内湖……那时,全村所有的村民们都住在圆圈的大堤坝上筑屋而居……每家门前都有一条通往内湖的石板小路,小路的尽头都是一座座用大块麻石搭成的石板桥;男人们经过石桥挑水,

女人们在旁边浆衣洗衣……到处是一片自然、祥和、温馨的场景。”读完这段文字,我似乎窥见了李清明的内心。朴实自然的民俗:“或许是为了传承,抑或是告诉后人你来自哪里,将要去向何方。于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乡亲们,每有婴儿出生,总是会给孩子抱衣置于一个崭新的陶罐之中,趁着茫茫月色,深埋在祖屋边一棵高大的树木底下。”“生活在洞庭湖水乡的乡亲们有一个习俗,婴儿出生的第三天,族人要为其举行较为隆重的‘洗礼’,又称‘洗三’‘洗三朝’,至于其他如‘启蒙’、‘拜师’、‘传话’等礼仪,李清明是极尽铺排、渲染、描摹之能事,但读者仍可从其中读出“朴实自然”来。 李清明文从心出,理存经历,定下笔从容,走墨大方。《牛铃叮当》无疑属于乡土散文,李清明自言17岁便远离了故乡,可是,我们完全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是经常往来于故乡,也就是说,他是带着外面的思想在注视着正在变化着的故乡,于是,在他的行文中,我们便不仅看出了他对精神故乡的依恋,亦读得出他对物质故乡变化的担忧,而正是这种看起来复杂的心态,成就了他的散文的特质。

■ 评论

四处延伸的触角

——读苗德育《我是文天财》 □夏琪

苗德育的长篇小说《我是文天财》是一部不一样的小说,犀利的语言,从容不迫的叙事,诙谐幽默的笔调,随心所欲之表达,酣畅淋漓的情感,是这部长篇赖以立足的独到之处。 作者苗德育一上来就大胆描述死亡,把死亡的场面写得既幽默风趣,又犀利生动。小说感情丰满,情节引人入胜,语言充满想象力,通过语言的触角撬动着读者的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个大城市的孩子,一个农村的“孩子王”,一个公社的通讯员,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一个公司的管理员,文天财的角色在不断地转换,不断地适应,不断地挑战,这就是他,那个狂傲的目无一切的农村当代青年。同学面前,为了体面,他可以一个事情演变成多方拿钱;为了爱情,他可以不顾面子,放下身段,亲自上门谈判;为了摸家种植技术,他可以不顾损失,勇于实践。他,就是文天财,那个所谓的“文天财的弟弟”,那个一低头书就能从嘴里往外流的狂妄之徒。他是一个农民,却经营着一个公司,他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却长时间没有资格参加职工的劳动保险,他用自己的狡黠试探人家的清廉,这就是文天财,那个曾经混过党政机关的通讯员。 小说通过梦幻与现实的交织,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有性情的“小人物”文天财。文天财不是英雄,也不是坏人,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在文天财的骨子里,既有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冲天豪气,也有胆小怕事的谨小慎微,为了适应社会,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不得不放下自己的身段去迁就别人。文天财的昨天或许就是我

们的今天,他有自己的坚持,但他发现自己的坚持微不足道,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唯唯诺诺、唯命是从、跑前跑后的小职员。 在李耕的所谓的“政策”面前,钱就是权威,文天财变成了一个为钱而奋斗的奴才。他忌惮李耕的威严,随波逐流地做着一些违心的事情,但一静下来,潜藏在骨头里的那些本能的东,就会不时地跳出来,叩问着他的灵魂。他的个性中既有张扬的一面,也有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当他辞去机关的工作去干企业,才从另一个角度看清了自己的位置,他的淳朴内心这时方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文天财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引以为豪的自信,那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传承,那是人类向往善良、勇于担当的本能,但是,就是这种美好的本能却遭到了别人的误解。当有一天,他的内心再也无法承受其重,他毅然决然的告别,成就了留给这个世界的最为真切记忆。 这部小说颠覆了以往长篇小说叙事传统,大量借鉴西方小说善于心理描述的优势,把中国人对现实的关注,巧妙地利用语言表达的机会,把读者的丰富想象尽可能地调动起来,使小说到处充满了触角。毋庸言,语言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充满张力和想象力的跳跃式语言,让读者在体验阅读快乐的同时,心灵产生碰撞的火花和共鸣。它诙谐风趣、直面人生,真诚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鞭答假恶丑,或挪揄,或反讽,或漫画式的一笔一画的勾勒,抽丝剥茧,极尽调侃和嘲弄,让大家在跟随着作者的批判目光之余,尽情地领略讽刺艺术之妙用。

文学港 2016年第3期 总第208期

好看 草民稗史(非虚构) 刘章

小说 五十而立(短篇小说) 姚十一

小说 锱铢记(中篇小说) 薛钟

小说 摇晃的浴室(短篇小说) 杨帆

诗歌 在江南民居的深处(组诗) 王学芯

诗歌 头门港(外二首)(组诗) 洪迪

散文 一九八〇年代的记忆(散文) 黄金明

散文 河水鬼·萤火和僵尸(散文) 赵雨

评论 打捞残存的记忆(评论) 谢有顺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五楼 邮编:315000

投稿邮箱:179731320@qq.com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0.00元 全年价:120.00元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16年第三期要目

现实中国 中国之巅——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之谜(报告文学) 陈延一

作家人气榜 金属脖套(短篇小说) 王祥夫

阁楼上有三只跳跃的猫(作家素描) 厚圃

好看小说 跳马(中篇小说) 朱晓琳

马儿庄(短篇小说) 漠月

山那边是海吗?(中篇小说) 杨玉祥

拖拉机站(短篇小说) 王卫民

新人自荐 伙伴(短篇小说) 单丹丹

空巢时代的浪漫梦想(点评) 师力斌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160页,定价10.00元,全年12期定价120.00元。2016年杂志仍在征订,可到当地邮局或在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订阅本刊。也可在当当网、卓越网和京东商城网购,或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发行代号:M428。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文化观察 文学的新演变与新形态 白烨

天下中文 一个王朝的换届(散文) 吴光辉

老来十年(散文) 王蒙

走云南之难(外一篇) 宁新路

泡桐树(散文) 容三忠

真情写作 泥暖草生(散文) 周伟

慈父鲁迅(散文) 赵惠民

一只蝴蝶落在我的骨头上(组诗) 艾川

心与心之间(二首) 刘季

纸上交流 生命,向美的境地漂流 陈奕纯

中华文学选刊 LITERATURE

2016年第三期

小说 极花(原载《人民文学》) 贾平凹

苦雨斋(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 叶广岑

父(原载《花城》) 陈希希

奋生(原载《十月》) 麦家

兔子作家(原载《天涯》) 张炜

追索灵魂(原载《北京文学》) 赵大年

首肯(原载《长江文艺》) 温亚军

小镇人物(原载《朔方》) 聂树平

名家散文 一个人的百姓史(原载《文学港》) 尧山壁

手工随风远去(原载《文汇报》) 金宇澄

中华诗苑 池莉诗组(原载《上海文学》) 池莉

周航的诗(原载《人民文学》) 周航

佳作点评 《拥抱》等 本刊编辑部

有价值的文学阅读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地址:100705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电话:010-65250342

邮发代号:82-497 定价:15.00元/月

邮购启事

2014年《文艺报》(原版)合订本已经装订完毕,欢迎大家踊跃邮购。定价:300.00元/全年,含上半年、下半年共两册,不单卖,不另收邮资。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也可零售本报,每份1.00元,另加挂号费5.00元。

汇款时请注明所购合订本或报纸年份、期数、份数及购报人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

收款地址: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十号 六层文艺报社

邮政编码:100125

收款人:吴晨

联系电话:010-65046620